

走出白狼古地

我的藏族兄弟 嘉样堪布

人生，
彷如一场电影、
一本书、一次修行。

陈晓东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走出白狼古地

我的藏族兄弟 嘉样堪布

陈晓东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走出白狼古地：我的藏族兄弟嘉样堪布 / 陈晓东著

. -- 兰州 :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 2013. 2

ISBN 978-7-5527-0099-2

I . ①走… II . ①陈… III .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8521 号

走出白狼古地：我的藏族兄弟嘉样堪布

陈晓东 著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余 岚

封面设计：余 岚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电 话：

0931-8773114(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

E-mail:

gsart@126.com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430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书 号：

ISBN 978-7-5527-0099-2

定 价：6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內容提要



这块土地是藏族先人生息繁衍之地，尚武好勇，民风剽悍。元代当地一高僧拜见元世祖时，当众将所携铁矛挽成一铁疙瘩，被元世祖封为瞻堆（铁疙瘩）土司，司辖之地即以瞻堆得名。这里的森林植被、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地域之一。

作者近十几年里曾十几次行走青藏高原，著有《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德格萨迦殊胜缘》等介绍雪域风土人情、高原传统文化的作品。这本《走出白狼古地——我的藏族兄弟嘉样堪布》，是作者数次深入雪域圣地，最新写成的一部高原纪实作品，以作者结拜的一位藏族兄弟嘉样堪布为主线，生动而客观地描述了发生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许多神奇故事，以及从雪域高原走出来的这位藏族兄弟，如何将藏族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社会、帮助现代人重拾久已失落的信仰和爱心的慈悲之举。

书中配有大量精美照片，能让你足不出户，就领略到常人不易到达的青藏高原上美丽的神山圣水、壮丽风光。

目

录



引子	001
恍若来到人间仙境	003
犟脾气的藏族小女孩	009
贫困孤儿有了自己的家	013
措卡湖畔，奇兆连连	021
噶举派和“大宝法王”	029
曾是莲师修行地	041
玛哈嘎拉大护法	051
痛苦的幸运儿	061
舞勺之年静修郎	065
最揪心的记忆	071
头一次穿上僧衣	075
红原得到稀有教授	079
投入如意宝怀抱	083
新龙极乐大法会	093
由九华走向汉地	099

目

录



- 107 十八吨缅甸玉佛
- 113 破瓦开顶轰动深圳
- 123 梅州祈雨救苍生
- 129 一个炊事员的感受
- 135 火供镇SARS
- 139 小扎巴成了诗人
- 145 顽劣小子成了“大师兄”
- 157 双学士成为左右手
- 165 永记如意宝教诲
- 173 从汶川到玉树
- 181 局外人看堪布
- 187 措卡湖畔小喇嘛
- 191 开启实修之门
- 195 尾声
- 198 附录：浊世梵音



是不是要写这么一本书，斟酌了很久。之前，北京一位施先生跟我说起，他拜了嘉样堪布为师。堪布为藏区教育和慈善事业做了许多工作，问我能不能有空为这个上师写点东西。施先生那时“海归”未久，被安排在国务院某部门工作，对扶贫济困的事挺热心，还挂了个全国中小企业协会的什么头衔。因我一个五台山朋友搞的盘古山项目，一度请施入伙，大家在一起吃过几顿饭，议过几次事（这个项目最后没搞成，有点可惜），也可算是不深不浅的熟人了。对施的这个请求，自然不能不给点面子。不过，我那时并不认识嘉样堪布，再说这些年我多次进藏，见过的活佛、喇嘛、堪布不少，所以当时没把这位不认识的堪布特别放在心上。我答应施先

生，等以后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去见见。

后来，这位堪布的一位汉族弟子顿珠法师来上海，跟我在延安中路上的一家茶楼见了面。顿珠说，像嘉样堪布这样真正大慈大悲弘法利生的人，当今真的不多，不过这位上师劳累过度、身体不好，医院最近的一份检查报告很令弟子们担心，若能及时出一本介绍其弘法功德的书，是众弟子一个心共同的心愿。顿珠说，他是看着我的一些作品长大的，他立志去五明佛学院出家也很受那些书的影响，真心希望我也可以为他师父写点东西。大概人都是喜欢听点好话的吧，有读者喜欢你写的书，对作者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励和安慰了。我告诉顿珠，自己手头正在写一本新书，等完工后，一定会去拜访他的师父。我叫他别为堪布的身体过于担忧，今后的路还长着呐！

2010年9月前后，顿珠告诉我，国庆长假期间，嘉样堪布将在高原之城理塘举行一个大型牦牛放生活动，许多弟子都去，问我能不能一起去那里看看。其时，我刚好有空闲，于是很爽快地答应顿珠：行！

就这样，我去了理塘，又去了堪布所在的新龙措卡寺，感觉很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后来又去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觉得措卡确非寻常之地，那里的护法神玛哈嘎拉尤为灵验。也许冥冥之中，我跟措卡寺和堪布的因缘还真的有点不一般呢。就这样，我最终为读者带来了《走出白狼古地——我的藏族兄弟嘉样堪布》这么一本带点现代神话色彩的新书，当然啰，希望你们可别把真实不虚的事实当神话来读噢！

恍若来到人间仙境



当我站在措卡湖边的时候，心头还涌出一股说不出的亲切感，依依稀稀，如幻如真，仿佛有一种漂泊多年的游子，少小离家老大归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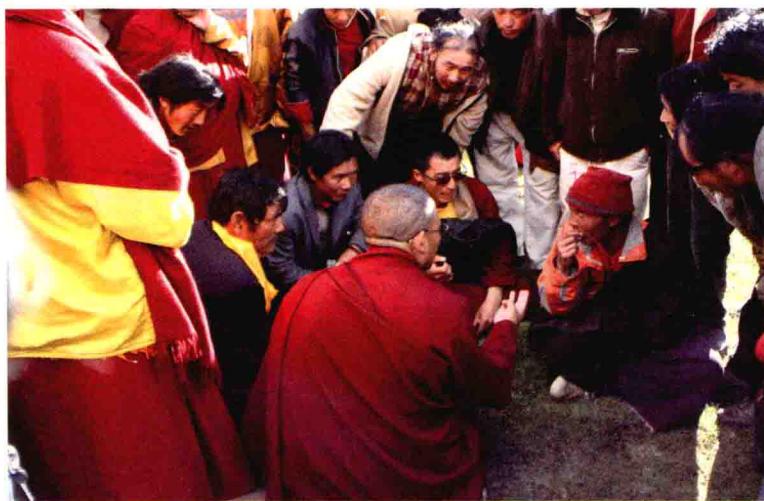
我头一眼见到措卡湖，便被她惊人的美丽给镇住了。

去措卡前，先是在成都和顿珠碰了头，一位人称“大师兄”的小伙替我在一辆瑞丰车上找了个座，跟堪布的数十位弟子一起到理塘参加放生活动。放生前堪布先做开示，为大家讲讲放生的意义和功德，由一位年轻的加措活佛做翻译。在两三天时间里，有三百头牦牛和三百头羊从理塘屠宰场的屠杀机器下被



解救出来。目睹侥幸逃生的牦牛在屠宰场旁草地上惊魂未定的样子，我既为这些可怜的食草动物大难不死感到庆幸，更为每天仍有那么多无辜生灵为满足人的口腹之欲遭受杀戮而悲愤不已。

跟素未谋面的嘉样堪布也算是单独见了面，因他太忙，始终有一大帮弟子围着他，跟他没说上几句话。好像顿珠没把他邀请我的来意告诉堪布，我想这



样更好，我并没答应他什么，来这里看看再说。

看到这位身着红色僧服、脸膛方正黝黑、戴着副无框细脚镜的藏族出家人，把正牵着牦牛往屠宰场里走的牧

民拦下来，为买下一头牦牛跟牛主人使着劲儿讨价还价。还听说这些年来他每年都要放生一百来头牦牛，其所在新龙县受此感化，已不大有人活杀牦牛当街叫卖。我这人自幼“偏食”严重，从小不食鱼虾牛羊等腥膻之物，到后来完全食素亦有多年。这回是第二次来理塘，得以结识这么一位不吝钱财一次把数百头牛羊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的大善人，无形中就对他有了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车队到达嘉样堪布所在的新龙措卡寺已是夜晚十一点，天下着细雨，四周黑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那晚正好停电，柴油发电机嘭嘭嘭响起来，打破了高原之夜的沉寂。数十人横七竖八躺在三楼一个大房间里打地铺。好客的主人已经尽到最大努力，提前将大堂打扫干净，还为每个来人都提供了厚实的垫被和被子，好些被子看上去很新，像是没用过。来者几乎都是堪布的弟子，有的已来过数次，对这样的安排，他们显然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顿珠一到措卡寺就显出东道主的架势来，他指着房间东南角唯一的一张木板床对我说：“您是我们中间的长者，这张床理应由您来睡。”

说实话，年华易逝催人老，十几年来，我先后十几次进藏，尽管体力上尚没出现“老冉冉其将至兮”的迹象，但从年龄上说，也确乎比堪布的这些弟子要大上一两轮，姑且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一觉醒来，天已放亮。从窗口望出去，一个美丽无比的湖泊呈现在眼前。湖泊置于群山环抱中，朝阳被山峦挡着尚未探出脸，但天上的云彩已被旭日染成片片金黄，碧绿的湖面，倒映着天空、云彩、树影，色彩斑斓，幻影憧憧。我想不到这儿的景色会如此美丽，顾不上盥洗，挎起相机，就下楼跑了出去。

这儿海拔约三千七八百米，山坡上松树成林，灌木成片，清晨的空气，像被洗过一般，清新极了。我深深地吸几口，慢慢地呼出，将你宿夜的余垢从每个毛孔里排祛得干干净净。我绕湖走了大半圈，眼前美轮美奂的湖光山色，令人觉得心旷神怡、美不胜言，恍若来到了一个人间仙境。

我想起了前些年曾去过的四川稻城和云南中甸，那两个竞相标榜自己是“中国香格里拉”的旅游胜地，应该说风景都不错，尤其是亚丁白雪皑皑的三神山，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不过，若是拿眼前措卡湖的人间仙境跟那两个“香格里拉”比美，堪称三足鼎立，各有千秋，难分伯仲。而在某种程度上，措卡湖尽管面积不大，却更显秀丽玲珑，透溢出一股慑服人心的内在魅

力，正是这种富于内涵的美，较前者或许更胜一筹。

当我站在措卡湖边的时候，心头还涌出一股说不出的亲切感，依依稀稀，如幻如真，仿佛有一种漂泊多年的游子，少小离家老大归的感觉。

只是可惜，高原上这么一块如此美丽俊秀的风华宝地，因名气不大，路又不好走，真有机会来过这里的，除了嘉样堪布的弟子们，大概也没几个人。脑海里不由自主冒出白居易“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么一句诗来。应该说，到今天为止，世人未识深山老林中的措卡湖，确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很快又觉得，拿《长恨歌》中的杨贵妃来比之今日措卡，并不贴切，杨贵妃再美丽，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只是讨得唐玄宗一人欢心而已，而如此美丽俊秀的措卡湖，理应是属于全人类的，总有一天，她不再被埋没，到那时，定该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了吧！

我望着湖里密集如织的鱼群正追逐着人影嬉戏玩耍，千百年来，它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块平静的水域里，从不担心会不会哪一天被人捕捞上来煮了吃掉。而就在从成都到理塘的318国道上，过了雅安以后，每过一个大小集镇，诸如“重庆周鱼庄”“高原鲶鱼”“水煮淝鱼”的店招就随处可见，让至今仍不食鱼的藏民也徒唤奈何。世事变迁，人心不古，好在像措卡湖这样千年不朽的圣地，因地处高寒，不通公路，至今还没有被人类的贪欲给玷污了。

那几天，在措卡寺重建的玛哈嘎拉护法殿里，僧人们正在为重修的玛哈嘎拉像进行装藏。大殿里摆满装藏物，有成捆的经卷、咒语，有金银等贵金属，

有珍珠玛瑙等多种珍宝，还有粮食、药材、茶叶、香等等。听说最珍贵的，还要装入佛舍利以代表佛宝的缘起。十型佛像装藏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一般要持续相当时日。进入大殿的人都要戴一个口罩，以避免呼出的浊气玷污了殿堂里的佛像。听伙房做饭的达瓦老人说，装藏期间，全体僧人吃素一个月，以保证身口洁净。



我曾前后两次进入玛哈嘎拉殿堂，拍了六七张僧众为佛像装藏的照片，本来也只是留作资料备用。令人惊异的是，前后两次，相隔数日，每张照片上，都拍摄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圆形光团。在电脑上放大了看，那些光团多呈环状，有一定立体感，仿佛飘浮在空中的车轮。圆团亮度不一，有的亮得耀眼，有的比较柔和，有些光团里隐约还可见到某种图案。我端着相机把数码照片拿给堪布和僧人们看，他们啧啧连声：“怎么你的照片上能拍到那么多宝贝来！”有的人看了照片说：“这光团里面显现的是一种坛城呀。”也有人说：“这不就是象征佛法常转不息的法轮么。”还有较为敏感的人盯着这些光团看，能感受到某种特别的能量加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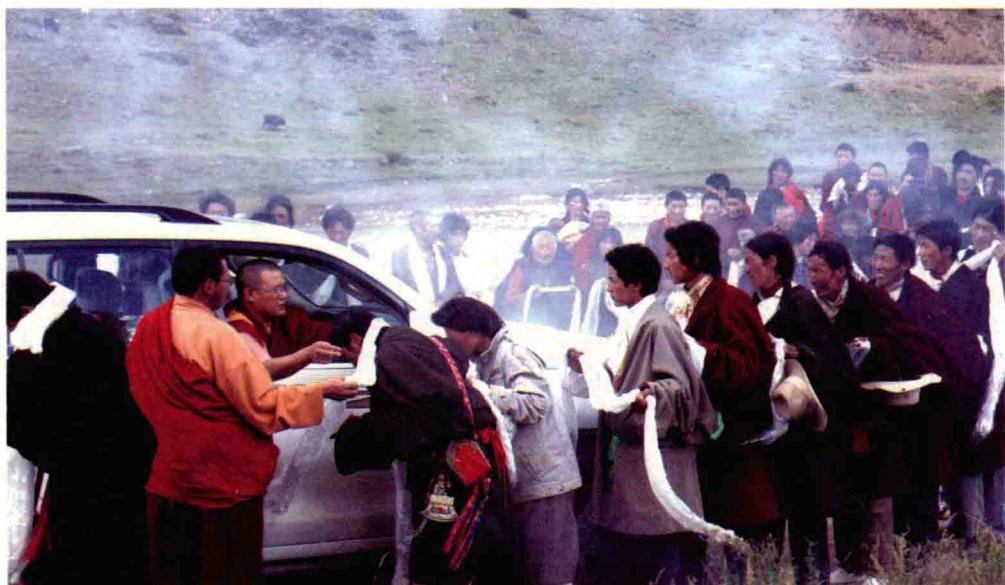




对这一现象，我也不敢随意瞎说。这些年来，我曾有幸拍到法王如意宝虹光显现、梦参老和尚金色彩虹等一些比较特别的照片，有时会觉得，是不是因为个人的一点特殊因缘，上天对我格外眷顾？我这些年来某些比较奇特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可让世上某些只信“眼见为实”的人多少消除一点对佛法的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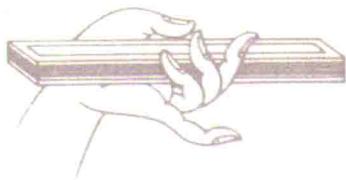
母亲来电，家里有些事，问我什么时候可回去？我对堪布说，想往回走了。堪布说，那就帮你找个车，明天一早走吧。没想到，接连两天，车都没找到，要到第三天才有车把我捎到成都去了。

这些日子，因为堪布忙，跟他接触并不多，但看得出堪布是个性格开朗的藏族汉子，又本分又勤快，他跟你说话时，说着说着，会猛然爆发出哈哈大笑，让房间里的空气都跟着欢快地振动。听堪布这么一说，如果说先前我心里还多少有点郁闷，此时已烟消云散。





犟脾气的藏族小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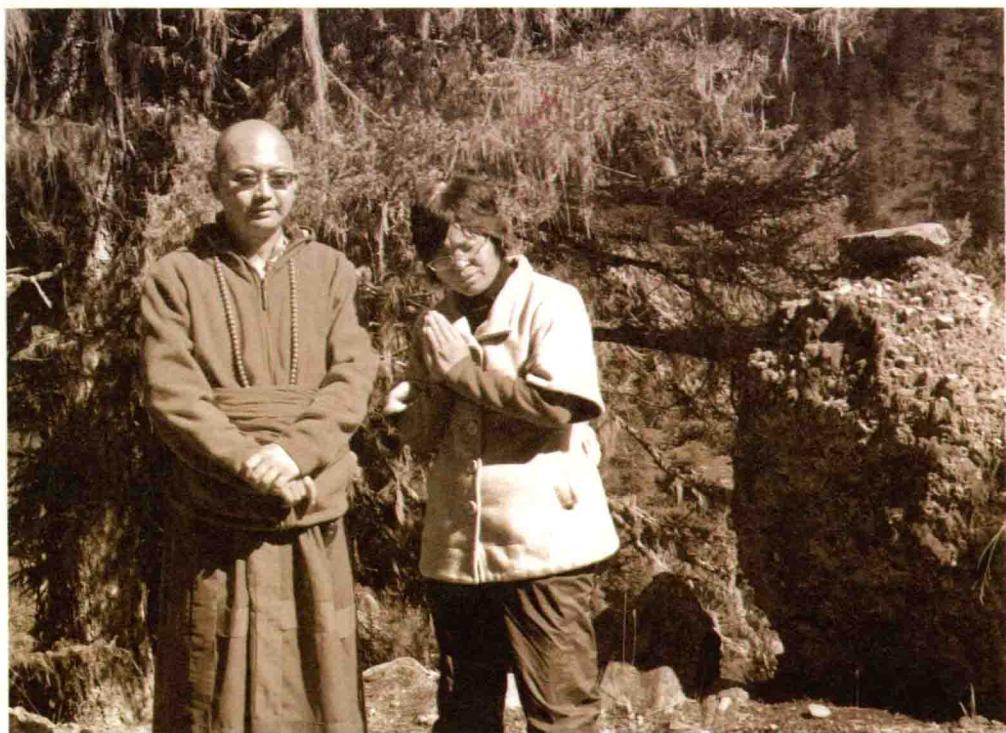
藏族小女孩看上去十来岁，长得挺漂亮，穿得也挺好看，脸上显露一股倔强之气，光是听干妈说，抿着嘴，不吭一声，不知她脑子里怎么想的。

2010年国庆长假快结束了，原先睡三楼大堂里的满满一屋子人，大都赶回内地去了，就剩三四个还没走，偌大的空间，顿时冷清下来。

有个浙江宁波来的孙女士也没走，她还带着个藏族小女孩，是她前几年来这儿认的干女儿，带到宁波去读书，几年下来，孩子普通话讲得蛮像样了，藏语也忘得差不多了。我见她一有机会就要教育那孩子：“你亲妈妈为了抚养你吃了多少苦！你现在居然不肯叫她妈妈了！你要是不真心叫你亲妈妈，不真心对你亲妈妈好，我就把你留下来，不带你去宁波了！”“做人不可以不讲良心，你自己想想，这趟带你回来，本来是让你重温家庭的亲情，可你对亲妈妈这样冷淡，这样没礼貌，做得对不对？”

藏族小女孩看上去十来岁，长得挺漂亮，穿得也挺好看，脸上显露一股倔强之气，光是听干妈说，抿着嘴，不吭一声，不知她脑子里怎么想的。

孙女士是宁波一家民营幼儿园的园长，也是嘉样堪布的铁杆弟子。儿童教育本来是她的强项，可此时，她不知道该对这几年花在这个藏族女孩身上的心血打几分了。她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她当然不能就这样把孩子扔还给贫苦的



单亲妈妈，孩子若是为此迁怒于自己的生母，谁知会不会酿出什么新的悲剧来？不过，孩子才去汉地几年，就看不上也不再习惯从小生活于其中的藏地贫困环境，若是长期在条件比较优裕的汉地学习生活，她长大后还能保留对雪域高原的那份感情吗？孩子虽然看似有两个妈妈，若是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其实是个精神上的孤儿，那她今天所做的一切，岂不是既对不起孩子的妈妈，也对不起这个自幼生性倔强的孩子吗？

孙女士告诉我，在遇见嘉样上师之前，宁波老家噩运不断，而她的脾气也像这个藏族小女孩一样刚强难调，对佛法也谈不上有什么认识。最大的噩运，始自多年前婆婆把家里一条豢养多年的狗卖给了狗贩子，她很想救那条狗，偷偷给放了，可是那条狗最终没能逃脱被枪杀的命运。那条狗被狗贩子打死后，家里属狗的人就接连倒霉。几年里，她的老公生病住院，小姑婚后流产，公公死于癌症，老公、外婆突然亡故，那个杀狗的人也死于车轮之下。她感觉冥冥之中，这一定跟那条狗被杀有关。后来见到来宁波弘法的嘉样堪布，她请堪布为被杀的狗和以往各种冤亲债主做了超度。半个月后，她做了个梦，山坡下面，迎面跑来一条很大很凶的狗，别人都很害怕，她不觉得害怕。大狗在她面前停下来，跟她凝神相望，她对狗说，你去吧，到那边去吧。那狗走了，走时还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就醒了。醒来天还未亮，她想起不久前堪布为它做过超度，心里很有触动。就打这起，家里摆脱了厄运，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在领养这个藏族小女孩之前，她还负担并培养过四五个藏族孩子在汉地入学，大都读到小学毕业。那几个孩子都没令她失望，他们来汉地学习汉族文化，并没有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美德给扔了，也没有跌进那句曾经一度很流行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顺口溜里去。

有一天，我去玛哈嘎拉护法殿，走在路上，正巧看到嘉样堪布和那个藏族小女孩坐在路边一

